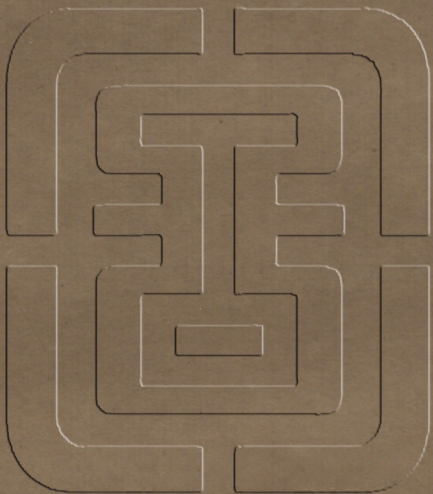




5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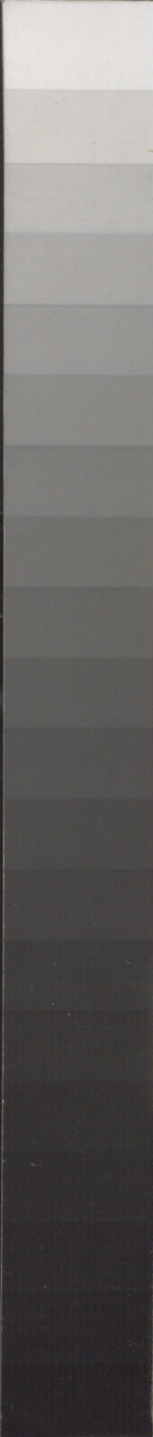
高太史鳧藻集 附扣舷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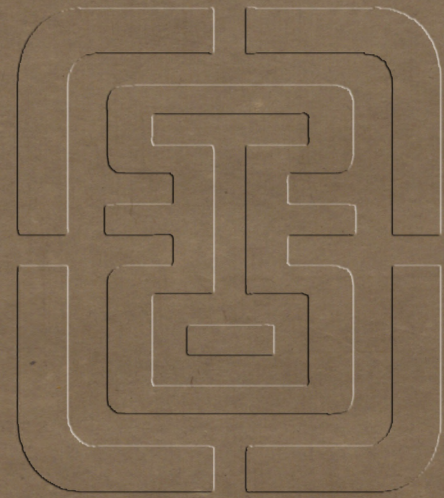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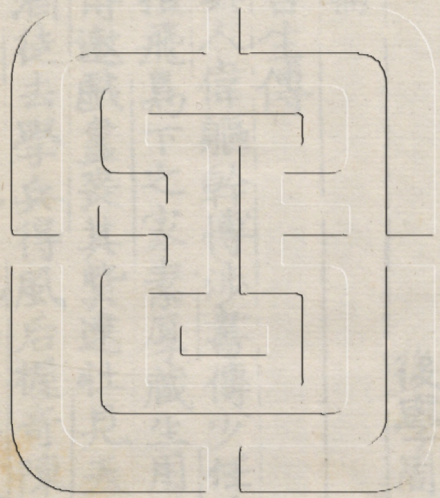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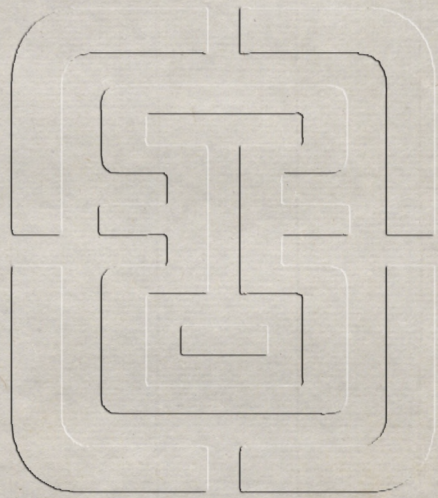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高太史鳧藻集卷之四

後學周立編輯

傳五篇

南宮生傳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
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歲生用周養賓客及與
少年飲博邀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
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
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游大江遊金陵
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環恠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

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
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
甚數毆辱士類踰虎冠其一嘗名生飲或曰彼酌不
可近也生嘆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
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為壽
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日偕
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
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
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
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

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斷必勝然授事析
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
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
免家難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名客與飲唱
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
譽上下所知有喪瘞不能痊療者以告生輒令劑饋
疏所乏為請諸公間嘗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
多生謂似婁君卿原臣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
門寡將迎闕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
日游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

閔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
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贊曰生之行凡
三變每變而益善高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
所先晚迺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
能之手與夫不自知返遠遠道德者異矣

杏林叟傳

杏林叟姓董匿其名隱居暨陽山中不知其所自出
或云吳神醫奉之後也嘗遇異人授鍼術砭刺按摩
摩舒鬱通求療者皆昇至徒返欲以貲報輒謝曰吾
衣食幸自給無庸是也第令人植杏一樹舍旁曰吾

聊繼吾祖志耳久而成林鄉人不知其名曰以杏林
叟號焉嘗曳杖林下逍遙而歌曰杏之華其下我家
杏之實其美我食吾寧舍是兮而從人于役或聞之
曰隱者也前揖而問曰今天下病矣子猶事醫邪蓋
以大鍼起大疾乎叟啞然曰我野人也惡知天下之
事哉試以醫言之夫人之玩毒而忘戒嗜甘而憎苦
衆口是惑而忽醫之言者在法皆不療若鑿昧其難
冒受厚直潰、汨、日視其殆而不知止者則又病
者之罪人也吾誠愧焉子何欲以是挽我哉遂隱終
其身贊曰雉不隱其文故麗于羅豹不藏其斑故陷

于舜古之君子遭時否塞欲求免乎世者往、變匿其名以自雜於賤技之間若陳留老父漢陰丈人之流姓名且不得而知身丁得致邪所謂身名俱隱者上也身隱而名著者下矣杏林叟識能察時藝能濟物寧沒其名以全道謂之上隱非邪

胡應炎傳

胡應炎字煥鄉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闓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

勇將兵雜守之間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我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毋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闓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棄城為闓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庫塹挾兵皆市人非素所撫

循者而北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
與戰也宜樹木柵傳城益調粟繕械為守計聞然之
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
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
間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帥唆
都率少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矣與安節師勇分門出
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秘閣圍且久
元兵多傷斃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
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
得婦人剗乳煎膏沃其上發大矢射之火熾柵焚又

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
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孟中若湯餅狀
者以筋引示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
金山長蓋謗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
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為長老故云即趣召金山僧
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為計周行視城曰是城
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愈縮其法當
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聞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
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
都讓之曰若即嘗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欲殺

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峻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
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
為兒童時常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
多所未載豈蒐采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
避而弗錄歟或其事多繆悠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為
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黼江上聞
為余言其祖應矣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
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奸峻都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
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况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
邪目掇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墨翁傳

墨翁者吳槐市里中人也嘗游荆楚間遇人授古造
墨法目曰吾鬻此足以資讀書奚汲四方乎乃歸
署門曰造古法墨躬操杵曰雖龜手鰲面而形貌奇
古服危冠大儒人望見咸異之時磨墨瀋數斗醉為
人作徑尺字殊偉所製墨有定直酬弗當輒弗予故
他肆之履恒滿而其門落然客有謂之曰子之墨雖
工如弗售何翁曰嘻吾之墨聚材孔良用力甚勤以
其成之難故不欲售之易也今之逐利者苟作以眩
俗卑賈以餌衆視之雖如玄圭試之則若土炭吾竊

耻焉使吾欲售而效彼之為則是以古墨彌於外而
以今墨售於內所謂銜璞而市鼠腊其可乎吾既不
能為此則無恠其即彼之多也且吾墨雖不售然視
篋中則黝然者固在何遽戚為乎乃謝客閉户而
歌曰守吾玄以終年視彼沽者泚然客聞之曰隱者
也吾儕誦聖人之言以學古為則不能以實德彌其
中徒飾外以從俗徽譽者豈不愧為翁哉歎息而去
齊人高啓聞其言以足自警也遂書以為傳翁姓沈
名繼孫然世罕知之唯呼為墨翁云

梅節婦傳

節婦姓梅氏平江人適廣平路總管致仕浦侯子至
正十六年春淮兵南下守臣弗夙或城遂沒婦夫懼其
齒之壯之以集禍也適携婦匿旁小民家民遂知其
有所挾心利之陰出名外兵入夫逸去婦為兵所
得兵見其色將污之婦曰若欲者償耳我悉以與若
若其舍我不然我有死耳終不能為失身人也目探
懷出其金兵持婦少懈遂乘間脫赴渠水中水淺不
得死兵遂至水次以刀擬婦曰亟出否則死是水矣
婦不為動兵遂舍去後至者婦面水上知其生復欲
鈎出之婦力挽不肖升兵怒以戈戳其腋死焉三日

夫得其尸殞于舍後廢園中蓋余與浦鄰也嗚呼婦
之死節猶臣子之死忠孝分也曷足異哉然君子之
聞一事則亟書而累稱之若不得已焉者豈非以教
化不興風俗既壞人知而死者少而不死者多與今
作梅節婦傳亦余之不得已也悲夫

黃八篇

愛敬堂圖贊

爾容愉、爾儀肅、以事以承弗離弗瀆相彼室堂
在是繪圖尔有親養繫我獨無

東坡小像贊

或置諸鑿坡玉堂或放之朱厓黃岡衆皆謂先生之
憾余則謂先生之常先生蓋進不淫退不傷凌厲萬
古麾斥八荒而大肆其文章者也

丹厓小像贊

誦其文偉然其夫睹其貌眇焉乎儒跡晦名彰身臞
道腴不翕、以合不汲、而趨知之者固以為介不
知者則以為迂吁

義鶴贊 并序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觀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
俱一日其雄置胫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唯下

首大鳴若顛于人衆怜之莫能升遂死轉而絕雌依
其傍弗去群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
盡化迺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
風雨之夕哀啾嗷若踰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
相悅者夫一旦决所天衰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
唯恐非艾晨眺夕嘯曾無含悞世嘗以禽喻惡人寧
不辱是鶴哉迺賈曰嗟爾鶴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
守禦鳥之賦猗獨棲于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
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之魄猗匪魯黃鵠孰配爾
德猗

樹屋傭賁

東都之末士大夫以危言激昂同志嫉惡攻之不勝
卒構用黨之禍然相率蹈死而不悔有不得入者則
耻焉當是時申屠子龍滅跡芒碭之間曰樹為屋自
同傭人豈故與衆異趣哉誠以大木將顛非一繩可
維故獨保其身不欲與俱靡爾可不謂明哲之士哉
余嘗慕其人而不得見焉吳有隱君子字仲權者自
言子龍後也元季之亂不宥仕入林屋山以樹屋傭
自踰余得與之游焉夫慕其人而不得見雖見其鄉
之草木猶將愛之而況其子孫乎况其德之肖者乎

乃為樹屋傭黃曰

我思漢士曰維申屠遭世橫潰道從而汙來履虎尾
身國同危捧土塞河區、可悲瞻彼陵阿蔭息有樹
匪厭華棖弗若此固群雉在羅一鴻獨飛遐踪千齡
躡焉者希有士樂潛厥德惟似曷克似之繫若孫子

陳仲昭小像贊

清眸秀髯夷襟雅致早從挾策之游晚佐鳴琴之治
雖居簿書兩考之繁每藁泉石一丘之悶此固非漂
瀨之逸人乃睢寧之隱吏也

媯雉子贊

稽岳王君常宗剛正好古學嘗被

召脩元史書成欲官之君辭歸養親閉門著書以媯

雉子自號好事者嘗繪其像渤海高啓為作贊曰

古服古貌古學古辭際時復古其道可施暫起從

徵亟歸就養進退從容高風孰尚

烏目山樵贊 膠真字仲素

虞仲之邦言游之里山長水深生此德士其外雖矚

中會道腴誦詩讀書終焉在娛

箴一篇

寅齋箴 為禮部崔尚書作

六馬既奔朽索是縻人心之危曰惟過之其危伊何
難存易失操之在寅罔敢怠逸先哲有言斯禮之與
坦、聖途由焉而趨立朝處室祇慎勿替如見大賓
如對上帝凡百君子學用是成矧爾秩宗交于神明
儼乎若思惕然若疚惟公履之永以無咎

銘八篇

瞻松亭銘

范文正公書院有公手植二松在焉十世孫
孟奎作亭其傍名曰瞻松以識追慕之意徵
啓為之銘

鬱彼二松魏公所植閱歲之多于堂之側維昔魏公
天寔挺生好是正直為邦之楨其節桓、如松斯固
讒夫詆攻不改其度出入勤勞既懋乃功本鉅文繁
庇于無窮凡知慕公百世之士躬承其遺矧爾孫子
霜淒露濡油然其思孰謂公遠式瞻在茲爾瞻伊何
朝夕左右視公之榮知德之厚匪徒瞻之維以象之
從公之休庶幾永而

靜學齋銘

體具動靜寔惟二儀夫靜真一又動之基交軌盪摩
風鼓雷應萬生芸、而此自定凡人之心本寂而虛

紛紜攫攘為欲所驅載馳載奔蚩蚩者子內喪外勞
莫知所止君子山立其間其安不誘於聽不眩於觀
如鑑漠然有來必酢豈彼幻伎冥默無作木靜則壽
水靜則清所以為學匪靜曷成子居是名矣則先正
我維銘之請直以敬

端石雙硯銘

靈淵閔寶世莫窺工義孰得天所貽鏗鳴金鼓鎮玉
姿同德齊光敢唯唯歲月研磨不磷緇神物貴合當
勿離

進齋銘

國子助教高君仲輝之先君子嘗以進名其齋聞人
碩士為言其義悉矣仲輝間復請余銘余以宗人之
義不敢辭為之銘曰務前其途車必覆嗜升諸公身
乃辱惟德之躋是則泐詩書饌糧禮為較聖域高遠
匪可蹴由卑自邇蹈古躅跬步不已至荒服如木在
山泉出谷勿畫以退苟自足先君之志子尚勗我為
銘詩敢告瀆

碧泉銘 并序

相多名山岳麓其最勝者靈岩仙洞往、有紺泉出
焉色多紺綠邑人陳君少入山為黃冠氏嘗從其師

玄靜真人遊泉上曰叩以道旨真人曰我惡知道哉
汝其問諸泉焉君曰留泉旁不去久之若有所契乃
以碧泉自彌識所得也青丘子聞而異之曰天道無
不在也草木瓦礫皆有道而況泉乎真人亦善教哉
顧陳君之所得世未或知也嘗試臆其百為之銘以
寄君使刻諸泉上告求道者之校焉然余非知道者
并論於泉為何如銘曰泉之滄淵、維道之原泉之
派彌、維道之施我游詠兮泉側我之樂兮與泉晝
夜而不息

存心齋銘

金陵汪氏有葺脩之室口存心介余友馬君來徵銘
余嘉其得為學之要為之銘曰

身一室意四維與物遊罔有時如驚狙孰可縻喪歆
宰吁其危慎乃操勿妄思天君寧恒在茲

靜得齋銘

婁東沈仲益氏以靜得名其葺脩之室取程
夫子詩語也渤海高濂為作銘曰

虛哉靈府其體本靜外觸未形山止水空誘物而動
熾情乃生喜怒哀憂與哀懼并紛紜攫攘取宰斯喪
如驚駟奔孰制其放維彼君子能操使存養其真靜

為動之根周流汎觀忘己與物萬生共、莫不自得
詠歸于雩嗟逝在川去聖雖遠微言尚傳沈君齋居
從事於此願言誰師子程伯子

筆銘

用欲圓體欲勁書而執之在心正

賦二篇

鶴瓢賦

寧直館李高士遇青城黃老師遺一瓢其形
肖鶴刺為飲器名曰鶴瓢嘗出以飲啓曰為
之賦

月華子夜宿玄館夢遊太微見一古士其狀實希長
頸密齒不臞而肥苦葉被體服非羽衣翩然來前自
稱庖氏少生魏園長入吳市慕高躅於烟霞離舊根
於泥滓雲翼未成海路空指不食窮年獲落而已握
手終歡願託於子覺而占之既喜且驚當得異物莫
測其名匪胎以化乃實而成不解飛鷲歷善鳴未
足御仙客之舉但可挹聖人之清者歟案未斂策戶
響剝啄起蓬老翁曳杖翼鏤遠有携而見遺乃質剝
而形鶴月華子掀髯而咲曰爾青田之族未辟之侶
竟混草木而零落耶疇昔之夜吾與爾有約矣於是

掃苔軒啓松閣分半壁以留棲命一壺以對酌不局
怨夜之籠不貯迴春之藥誓將共浮沉於滄溟同上
下於寥廓青立生過之出以為樂生謂之曰夫道貴
無累始能有得此蓋許由棄之以全名衛公好之而
喪國吾謂子遺身而絕世尚何留意而玩物月華子
耳若不聞引滿欲釀拊之而歌曰昂藏兮支離爾生
兮何奇行則佩兮飲則持與翔翔兮千歲期唯游無
何兮餘非吾之所知

聞早蛩賦

至正丙午五月十三日夜坐中庭聞蟋蟀之

穀感而有賦

龍集丙午仲月維夏祝融當衡薦收伏駕長炎氛之
興晝欣湛露之流夜於是蓮塘涵清梧館闕靜纖絳
方御輕篔未屏息彌蟬之繁喧罷棲鵲之暗警何陰
蛩之忽鳴寤余寐而獨省稍入戶而侵悒纒緣堦而
傍井若暑徂而律變葦色淒兮欲冷迅颺發芳駭
斜漢迴兮耿方其或咽如啼或激如嘯嘍孤吟
噴相弔蔭淺莎之蒙籠翳深葦之窈窕已厭聞而
愈逼乍欲尋而莫照含清商之至音非假器而為妙
促素機之惰工亂朱瑟之哀調未連響於絡緯暨依

明於熠燿若迺靜院間宮荒園廢驛草長幽扉苔滋
壞壁候月光而未旦聽雨敲而乍夕夕棄長發之婦
遠寓窮居之客莫不對境興愁攬衣動戚謬感年之
將逝誤驚寒之已積影就燭而誰依泪橫襟而自滴
不待風凋漢苑之柳霜墮湘擘之蘭荀斯殼之接耳
即掩抑而摧殘余何為而亦起蒼悲韻而長嘆聞七
月而在野實詩人之所志今胡早而不然豈天時之
或異乘火令之中衰應金氣而先至推象類而占之
若有兆夫兵沴然物生兮何常庸詎測夫玄意抱微
憂而何言返中閨而復睡

題三篇

題天池圖小引

吳華山有天池石壁老子枕中記云其地可度難蓋
古靈壤也元泰定間大癡黃先生遊而愛之為圖四
三本而池之名益著此為其弟子李可道所畫尤得
意者也溫陵陳彥廉得之求余賦詩其上或云此廬
山天池景也余未有以辯然舊見別本張貞居題之
首句云嘗讀枕中記則亦以為華山池矣前輩言貞
居與大癡數同遊於此則其言信可徵初不必舍此
而取彼也因為賦長歌欲張吾鄉之山水使與香鑪

九老爭高云

題朱達悟傳後

余舊聞達悟善談語當其抵掌劇談雖貴富可畏人皆狎侮之然人不以為忤聞其說莫不捧腹絕倒達悟亦仰天大笑不自知其冠纓索絕也以是優游自終世之感計得失未嘗一伸眉破顏者視達悟為何如哉觀其以達悟自踴豈果有所得者歟

題高士敏辛丑集後

論文者有山林館閣之目文豈有二哉蓋居異則言異其理或然也今觀宗人士敏辛丑集有春容溫厚

之辭無枯槁險薄之態豈山林館閣者乎昔嘗有觀人之文而知其必貴者吾於士敏亦然嗟夫吾示之衰久矣振而大之者其在斯人歟

跋十篇

跋眉菴記後

右嘉陵楊君眉菴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莫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比肩役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為忠察、為智安

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
讀之為之太息

跋王右軍墨蹟

右軍書在人間者甚少得唐人臨本已為尤物況近
世兵燹之餘圖籍掃地此卷獨存真臨然唐靈光也
郭君好古必知所寶藏矣

跋松雪臨蘭亭

吳興公平生臨蘭亭最多此卷乃為錢塘仇伯壽所
臨者自識曰余得意書也豈公亦嘗有未得意者邪
抑以世真知其得意者少故特表而出邪

跋松雪書洛神賦

趙魏公行草寫洛神賦其法雖出入王氏父子間然
肆筆自得則別有天趣故其體勢逸發真如見矯若
游龍之入於烟霧中也

跋徐氏族譜後

吳邑徐良輔懼其先德之將泯宗黨之日疎與後世
子孫之昧其所自出也乃譜其族系自太學生揆而
下凡十二世合數十百人其用心亦厚矣間以示余
余聞吾鄉先正范文正公嘗言族之人雖有親疎自
祖宗視之則皆子孫也故為執政日買田以贍其族

今所謂義莊距良輔之居寔不遠一舍良輔亦嘗遊
觀而興慕哉雖約居韋布力未得為公之為然能推
其意於宗族之間慶弔以展其情燕合以辭其序閔
其幼孤周其匱乏則是譜不為虛器矣良輔曰吾志
也請書以自勉遂書于編後而歸之

跋呂忠肅與魏太常唱和詩後

右二詩江夏魏公在元至正間贈呂忠肅公而作忠
肅荅章所謂誦君與我詩者是也方先生以愚嘗為
錄忠肅之詩于卷而公詩則未見焉覽者或未知所
自公間以示啓遂請書附于左以見有唱斯和之義

夫古者興運之佐多伏於衰季之世得碩望之士罷
遇以為知己者固非一人然未有如二公之相贈以
言流于篇詠者也公於忠肅則期之重而無苟悅于
名之辭忠肅於公則知之深而有樂天感時之意錄
而傳之亦可以見前輩風誼之厚也矣

跋張長史春草帖

少陵觀張旭草聖極歎其妙至東坡題王逸少帖則
詆張為書工昌黎石鼓歌則又詆王為俗書是三公
之言何戾耶蓋王之於石鼓張之於王其書固不可
同語然詩人詞氣抑揚不無太過論者遂欲以為口

實未為知書者也亦未為知詩者也世人不以韓言而短王又可以蘇言而少張歟目觀長史春草帖偶書

跋蘭亭

近臨川饒氏家多法書藏蘭亭數十本晚始獲定武一刻酬以厚直每有至寶難得之歎今此本紙墨尤舊饒已歿惜不令一見之

跋張外史自書雜詩

貞居始學書於趙文敏後得茅山碑其體遂變故字畫清道有唐人風格詩則出於蘇黃而雜以己語其

意欲自為一家也近代浮屠之名能詩與書者雖衆然亦不能兩美况道流之乏人哉比其自書雜詩也古律行草各臻其妙宜子英之慎與而彥廉之喜得矣

跋溝南詩後

張端字希尹

右溝南張先生詩若干首格律深穩不尚篆刻而往往有會理切事之語蓋能寓其胸中之趣者也先生平日所著甚富此詩其子藻仲擬拾於兵燬之餘者爾然觀者如嘗白于鼎一鬻可知矣嗟夫前輩凋謝雅音寥、幸先生猶康強方歸臥黃山之陽詠歌

昇平所得當未止也藻仲尚謹錄之

評史六篇

商鞅范雎

鞅雎之相秦也其罪同其禍則異何哉受諫不受諫也夫鞅以殘刻之資事孝公下變法之令以毒秦人至刑公子虔黥公孫賈嘗論囚而渭水盡赤蓋仁民之道喪也雎以傾危之性事昭襄王進近故之計以亡山東之諸侯至罷穰侯廢太后逐涇陽華陽君蓋親之道滅矣然雎聞蔡澤之言則謝病而歸卒完首領鞅聞趙良之說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俳

徊而不忍去卒受車裂之慘二人者雖皆不足言然以此則雎為猶勝哉嗚呼進退禍福之幾觀鞅雎之事後之人亦可以少鑒矣

四公子

余嘗恠四公子好客而所養皆縱橫游俠之流故其功烈之卑如此使得天下之賢而禮之則其所就何如哉及觀其書門無招諫執轡屠市與比食謝璧之事雖不皆中於道然其屈已下人之意可稱矣又觀其客汙隱困阨以待知己一遇稍薄則相率而去之雖不皆合於義然其忘人重己之意可尚矣後之時

君與士大夫固皆耻之相與言曰我所求者道德之士也曰我所學者聖賢之徒也然而下人者未甚至重己者弗甚焉則是名過而實不及也可勝歎哉

樊噲

樊噲武夫也嘗携劍摧鋒從沛公以芸菑墾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目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遽生殆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芑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

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詬戶者無得入群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臥目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邪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是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羊祜

昔夏桀不道湯使伊尹往問就之蓋謂桀雖暴虐能

用伊尹則其民有蘇息之惠而我無往誅之勞五往而桀卒至不用乃知桀之惡終不可改故不得已而伐之聖人之志在救民而非富天下也如此自三代而下一以功利相侵奪欲求其彷彿先王之道者蔑矣而羊祜之守襄陽獨能以德熏其鄰每用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諸將有欲進譎計者則飲以醇酒不使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輕裘緩帶雍容鈴閣而信義之風藹然被於江漢之間余固嘗善之謂其非以功利相侵奪者

比也及觀祜入朝力陳伐吳之計且謂張華曰成吾志者子也祜之志果為救民乎抑為滅吳乎亦滅吳而已耳蓋祜之言曰孫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歿更立令主則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夫皓可伐也祜直陳其惡勸武帝以援江左之民於燔溺豈不偉然哉迺汲、以皓歿為憂則是幸其虐以為己利且夫幸人之虐以為己利則豈仁者之心哉仁者一視而同仁彼之民猶我之民也其君虐之邪我則往救之其君安之邪我亦可已矣又何必俘其君籍其民然後為得哉祜之志未免於此則其

去以功利相侵奪者何遠焉或曰如子之言則是吳終不可滅而晉終不能一天下也其可乎余曰王者在德厚薄不在地之大小也晉雖兼南北以有之不旋踵而內禍四出果何在於一不一乎隋文帝嘗將伐陳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授其棹於江曰彼若懼而能改吾復何求夫隋文帝雖未足為賢主然此一言亦可以王矣祐之致其君固不能及湯又不能如隋文乎雖然祐嘗與陸抗對壘能使抗飲其藥而不疑則祐亦賢矣余之言蓋所以責賢者乃春秋之意也

衛瓘

瓘之死人常哀之以其忠也余曰殺瓘者非后也天也何以知其然也蓋不祥莫大於無罪況有功乎初鍾會鄧艾之西伐也瓘實監其軍蜀既滅會欲叛遂誣艾以叛會之志司馬昭知之卻悌知之賈充亦知之豈有智如瓘而不知耶瓘不知會之欲叛又不知艾之不叛耶使瓘於是時不附會議密明於朝則艾可以不死艾不死則會無能為矣不知出此乃以小憾遂收艾以成會之惡亦云過哉及會敗而艾出又恐艾讎已則追殺之於綿竹瓘之賊禍如此蒼者

所以不赦而假手於一婦人也豈以撫牀致之哉且怨艾者田續也而矐族之怨矐榮晦也而人亦使之艾之死及其子矐之死及其孫則天之報相符可信矣不然豈有為臣忠而受禍若是烈者乎

李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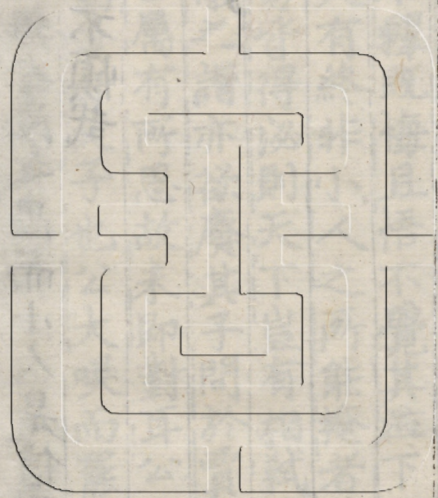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薦愛出於天性而不可以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一有至於殺其子而不疑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沙丘之禍成於李元湖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潘乙揚素之流又不可以悉數蓋小人懷傾險之情挾

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投隙抵罅常幸其有事以苟一切之富貴故必以剝蠱人子以害脅人父挾讎所親而嫉所愛一為所惑則父不得為慈父子不得為孝子夫父不慈而子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為國乎此小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盡其死至於肅宗之昏辱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力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侯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搆之二子蓋艾矣夫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歡

悅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盡忠之意委曲剴到悽惋
惻怛有足以感人者故聽之讒疑之跡廓然而雲銷
渙然而冰釋既悔且悟不覺其泣下之霑襟也迺知
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患無君子以
發之耳苟皆得泌則天下豈有相弑殺之禍哉昔曹
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於賈詡、不對公問
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未即對耳公曰何思詡曰思
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費公智者也故
雖聞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於辭之畢若二君者
亦嘗親厄於其身親覩於其目矣然至於此非泌之

反覆善諫則猶未必其國本之不搖也然則君無曹
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而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
能自保可不慎哉

高太史集藻集卷之四



高太史鳧藻集卷之五

後學周立編輯

雜著十五篇

封建 親王賀 東宮牋

監國撫軍久繫兆民之望建邦作輔太頌同姓之封
隆典式脩輿情均慶恭惟

皇太子殿下地居震長道合乾剛孝奉

兩宮每問安於曉寢友懷諸弟共講學於春坊既膺
主營之崇復舉分茅之盛本支茂衍宗社真安某等
忝預台司敢伸賀悃河如帶山如礪永存萬世之傳

日重光月重輪敬上
千秋之祝

擬唐平蜀露布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
天無二日臨四海為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為五服
故用建侯藩之重俾扶王室之尊車服出於堯庭篚
筐歸於禹貢柔遠能迓舞干羽開未格之心取亂侮
亡鳴鼓鐘討不恭之罪蓋以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
綏武定之功於是臣職惟脩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
昭弧矢之名下制國經可廢甲兵之役伏惟

皇帝陛下神凝至道氣稟英姿紹十二世之洪基啓
億萬年之昌運憫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祖業之
惟艱凜乎若墜却遠方之獻不嘉有瑞罷別庫之箴
以示無私象郡鯨溪流八大而奸邪並黜麟臺鳳閣
命二相而賢俊相升屢降璽書體乾行而布澤大蒐
戎輅應月蝕以脩刑冀垣跋扈之臣解甲方歸河隴
憑陵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戇泣在凡卑
是為掌賦之鎖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頃自西川節度
使常臯卒擅留府不受徵書當
陛下光臨率土之初大賚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

包容授之以北關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
滌瑕蕩垢荷寵蒙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肆驕淫而
速禍此軍未輯他鎮仍求神奪其聰礪刃拒賓僚之
諫天盈其惡奮戈驅將士之行始西蜀自縱其鴟張
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偏隅可據謂重險難踰負固
偷生欲效李流之逞望風走死不知譙縱之窮
陛下乃用旁詢將興薄伐築室匪衆言之惑負宸唯
獨斷之明大衆啓行常勗之以用命小臣受事敢效
之以忘身率五營虎衛之師會敷道鷹揚之將駢脇
者盡操闐鼓蓬頭者皆垂縵胡霧合雲屯目蔽旌旗

之影波翻瓦振耳聾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
元奕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北關旁夾
高山真成臣障阨三軍而莫進詎下井陘立一夫以
可當應同劍閣臣等猿攀魚貫耻鑿道以潛行鳥突
馳蹻徑焚廬而直進日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
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關不束身以就鎖更舉臂以當
輟臣乃仗鉞誓詞援桴率衆一麾而鬪心已厲再鼓
而銳氣不衰樓煩發射鵬之弓洞胸貫髀飲飛擊斬
蛟之劍躒血橫尸疾呼作動地之聲大戰奪漫天之
險遂不干順知賊旅之方崩弱豈當強喜我軍之累

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收淨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
跌光顏將兵來會其部曲皆羗胡猛士并晉健兒蹶
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
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傍抄獨行深入遮賊轉輸之
路斬賊飛走之關於是綿江之諸郡皆降成都之孤
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合嚴圍鼓角初鳴守堦者
心皆不固梯衝未設攀堞者身已先登九却九攻墨
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吳公之績乃存其劉關鹿窮
不暇於擇林鼠竄尚思於求穴始將出遁漏竦網之
高張終被追擒就長繩之急縛端門受獻即當檻送

於宸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絕域臣已撫平屬境
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汙者本是良民迫
脇者無非叛黨悉加慰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
歌謠被王風而鼓拊脩武侯之政已罷卒以營農復
文翁之規更興儒而舉士大地洒清塵之雨溥降深
恩洪溟息鼓浪之風頓消赤怒此蓋神謀睿筭天贊
奇功使海內知惡臣之易亡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
陪是役獲覩斯休不任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
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擬劉封荅孟達書

封白子度足下書教僕自貳開陳利害甚悉且讀且思竊有未諭蓋聞利害者賊義之端也人惟諭利而不諭義故有君臣父子之相叛君臣父子之相叛臣者所不忍言而足下之書何以至僕側邪便焚書止使以告絕於足下然恐足下不知主上所以待僕之意而僕所以報主上之心并書中有可復者故勉述簡牘足下其聽之昔竇嬰與灌夫懷交友之私實同田蚡之禍韓信於高祖感推食之意卒拒劓徹之說此前史之義談而足下所共聞也今僕於主上體同血胤名附宗籍至親厚恩固非交友之私也出則捲

戎入則居守尊位重祿固非惟食之意也足下視主上所以待僕者如此則僕所以報主上者其可異於二子乎且父與君有其一皆當致死僕一身而二責萃焉其致死也亦無疑矣而足下乃以商種白起孝已伯奇為僕之或是何言之過也夫為人臣者患忠之不至不思君之不知為人子者患孝之不純而不患親之不察使不幸而為商種白起孝已伯奇則亦將瞑目長逝而無愧矣復何求哉若所謂申生重耳之說又不然晉獻公無道故有是事今主上聖明內無嬖幸之人外無讒慝之士嫡庶有別慈愛不移何

可妄相引諭以為誑惑之道邪未後責僕以三事是
益見足下之不思矣僕請有辭焉夫古人有以義為
父子者何謂非禮知守節而不變何謂非智見僭偽
而不從何謂非義僕之自處亦云得矣若從足下之
計而求以為禮為智為義是猶惡寒而去裘畏熱而
附火不愈甚矣今太子已正位東宮僕當長守藩國
為王室屏翰若以不肖不得順於君父則將素服詣
闕藉藁待罪安能棄親事讎亂身異國生為棄人死
為繆鬼足下所謂大丈夫恐不如是也况剖符之封
僕所自有適欲使之舍安而就危去順而從逆僕非

病狂何利而為此古人之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者亦
有所不為況尺寸之士哉僕此心皎然天地神明實
共臨鑒足下安能侈之若以僕為愚或可以言誘曷
異以告趨走之人曰而叛而君語孩提之童曰而背
而親莫不唾而去之矣僕雖至愚然於君臣父子之
義亦嘗聞之矣何至不如趨走之人孩提之童哉於
戲初漢之陵夷也董卓首亂二袁効尤海內無所底
定主上奮起欲與曹操戮力匡濟以救元而操亦
懷圖中路搆隙故主上一破之於烏林再走之於南
鄭而天方佑奸得死祗席令其子丕不思蓋前人之

怨乃敢陰造符命自製禪文遷易重鼎盜據神器有志之士咸耻立於其朝僕嘗獲從足下周旋行間竊觀足下亦有志者故將共圖於中原報奇遇於吾主而天奪足下之鬼使自棄於忠義之林北面偽庭為天下笑既不知愧乃復為人作衛律耶今主上憫宗社之顛覆復恐七廟之祀墮萬姓失戴故資荆益之饒據岷峨之險正尊彌以繼大統方將出關隴定三輔仗義而東以收復故物足下若能慕隋會之明陋李陵之暗使不遠而復則富貴寵榮當保如昔倘以斯言未信終忘首丘之念恐艱下不守以白衣從輿櫬

之後得無悔乎此誠知變禍為福之日幸審度之無忽

匡山樵歌引

南康宋倬天章向寓吳與余同客臨川公之門朝夕遇焉詩酒唱酬意甚樂也君後南游錢塘余亦屏居江渚睽隔者累年一日扁舟而來訪余寂寞之濱既相與道舊且出其近所著詩曰匡山樵歌者示余曰匡山吾鄉也先人之丘隴在焉阻兵不歸者久矣今道路幸通願吾材不遇於世當還桑梓之間葺故廬而居之時出吾詩從山農野老負薪而行歌則吾之

志而名藁之意也子其為我序之余讀其詩見其詞
語精鍊音調諧暢有唐人之風蓋君近嘗渡浙江上
會稽歷大末金華諸山入閩關至海由四明而歸探
攬瑰恠有得於江山之助故其詩視舊為益工而余
閉門窮愁才思荒落自顧有不及矣且惟昔之詩人
多躁薄無檢雖其辭章之華君子固無取焉君今剛
介自將不苟進取懷首丘之仁抱道世之志行固足
尚矣况其詩之美哉然吾聞五老之陽雲松蒼然太
白之高風在焉君歸而吟其間益求其工他日篋笥
所藏光氣上燭余恐君終不得隱矣

審遊贈陸彥達

獵志獸漁志魚學志於道理之同然也故獵者必之
山林漁者必之江湖而學者必游於賢人君子之域
蓋山林江湖者魚獸之所在也賢人君子之域者道
之所在也舍是則無獲矣婁江陸氏彥達有志於道
者也而僻居田里無相與薰炙以成其道是猶欲獵
而之丘麓欲漁而之溝瀆必無獲有獲亦小耳惡得
所謂麋鹿熊豹鱣鮪鯉者哉余是以嘉其志而惜
其不審於游也今通都大藩不遠而甚近賢人君子不
乏而常多真山林之奧江湖之區也以彥達之才器

孰非願交苟能挾禮義之弓操詩書之器而一往游
焉吾將賀彥達之有大獲而歸矣作審游一首以貽
之

勸農文

春雨布澤東作伊始太守躬駕于郊以敦本厚俗之
道勸爾民之職也然不欲廣引舊談姑以今日之事
直相告語爾民其敬聽之夫上立法以衛民、出力
以供上古今常理也

皇上剪除暴亂開建太平使爾民得脫鋒鏑操耒耜
以安畝畝之中又念稼穡之艱每歲親耕籍田復名

父老

廷對宣諭唯恐爾民荒逸情游以陷於罪

德甚厚也近者兼并之家不能體

上此意或肆侵剝使爾民有委棄其業者情雖可矜
然輕去田里以乏父母之養關

公上之賦其責亦何所歸哉故願爾民相告於鄉令

去者歸居者安脩爾隄防浚爾溝洫力不足則相周

器不備則相假各勸播植以待有秋毋坐失其時貽

後悔也更能毋作姦毋逐末毋好飲博毋事鬪訟毋

弗順於父兄毋或干於鄉里家給人足禮作義脩以

無愧於泰伯過化之邦豈不美歟太守雖者按堵觀俗以行賞黜尔民宜相與勉焉

設喻

自先王之教廢文武異途學者多不習弓矢之事皇上志復古治乃今年五月詔有司取士兼試以射及親祀方丘又戒百執事旅射于齋宮余當預耦進之未先期與二三同列私肄於成均之西圃既設的授弓其強者弯然引滿一發過之拍的而詫曰是不足至也其弱者力擴而不盈發則去的遠其授弓而歎曰吾不能至彼也余最後加矢鉤弦盡吾力而挽之

僅及半筈發則去的亦及半而墜心甚愧焉然不遂已乃日強引之覺所引漸多所進漸益發則去的亦漸近焉曰竊有感曰夫百步之的所以節遠近之中凡射者之所求至也而過者忽之不及者沮焉強弱雖殊其不至則一也苟抑其過而勉其所不及焉有不至者哉是可以喻夫學矣聖人學者之的詩書禮樂學者之弓矢也由詩書禮樂以求至乎聖人猶操弓矢以求至乎的也其驚高而失中過而忽之者也自畫而日退不及而沮焉者也不忽不沮循然以求之欲不至於聖人不能矣况聖人之道在身非有

百步之遠欲求之即至非有力挽之難也可不勉哉翰林應奉會稽唐君處敬嘗以設名其子之淳進脩之室蓋取孟軻氏所謂學者必志於設之義來請余說曰以所感於射者告焉處敬曰是足以合孟氏而厲之淳矣請書以貽之夫秋之為奕不專則不成慶之取鏢不靜則不得彼皆小技猶有近夫道焉况射君子之善藝乎孟氏可謂善喻處敬可謂善取以教其子之淳能勉焉以求至則可謂善學者矣作設喻

志夢

余與同郡謝玄懿俱在

內府教育子今年正月十一日之夜啓夢與玄懿晨
候

午門若將趨朝者有揖余二人言曰二君當遷且顧國子祭酒梁公曰諸生盡以屬公余愕曰得無有遠調乎曰不然煩傳開平王爾既寤明日以告玄懿私相與識之越三日既望故事當率諸生入觀方叙立右順門內梁公傳

旨下曰

勅諸生出受業太學二君俟後

命言既引諸生去啓亦隨出明旦將朝中使急召啓

二人曰有旨命開平王二子侍學

東宮俾爾授之經宜越入玄懿顧余咲共歎其夢之神也二月二十日之夜玄懿夢與啓同被召至

上可上授以一紙若告身者玄懿受而忘拜竊視其文有翰林院三字焉繼授啓拜受之明日以告啓亦私相與識之越六日

上御奉天門宰執通侍小黃門名啓等陞

上顧中書右丞汪公曰諸儒在學久且皆有文行而令以布衣遊吾門可乎汝丞以翰林之職處之目趣謝時玄懿以事出獨不得拜焉明日遂各授職有差

而啓與玄懿皆得編脩官云於是益共歎其夢之神也七月十五日之夜玄懿母夫人林氏夢中使昇二榭授兩家發各有白金在焉其家捧視則化為炭間以告吾婦余與玄懿聞之竊怪其說稍隱不若向二夢之著又不知玄懿所得獨化為炭何也然亦私相與識之至二十八日暮出院還舍有控馬馳名余二人

上御闕樓侯焉既見獎諭良久面拜啓戶部侍郎玄懿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理財且不敢驟膺重任辭去玄懿亦辭

上即俞允各賜內帑白金命左丞相宣國公給牒放
還於鄉既出都門與玄懿家共舟而東其二弟為余
言累重多負賜金已盡費況歸無舊業相共歎咨尤
其兄之早辭余曰話茲夢以解之乃始悟樹為除炭
為歎愈共歎其夢之神也夫自周官六夢之賦廢學
者莫能通其說前史所載夢之符於事者甚衆余嘗
疑其誣焉今是三夢者不由回思而生得於恍惚吟
藝之間而可徵灼如此知未至若既往無少惑焉
其事之偶然者歟將人之禍福將至有司之者或預
以相告歟抑精神靈爽有所感通而特兆於是歟何

其神也是知凡得喪之數固皆定於冥、而無能逃
焉者矣夫以吾二人一官之遷一命之授與區、之
進退猶然而況其大者乎然則士之生也雖當自盡
其所宜為外者一委命順於數而無所容心焉可也
而世之惑者猶將後其智力驚馳於軋效排狼之場
欣戚膠擾至死而不之察豈非昧哉余欲書此以覺
之懼有誦夫誕也乃私識之且貽玄懿聊相與自警
焉今年洪武庚戌也

書瞿孝子行錄後

余嘗預修元史見民之以孝義聞於朝者頗衆其能

冬月得瓜以奉親者則若王薦割股肉以療父病者則若孔全施財以周鄉里之乏者則若賈進皆得具著于篇瞿孝子之行蓋兼三子而有之而當時有司不以聞史無所考據又主者不與故不得書以與薦等並傳雖然孝子今年八十餘幸際聖明之時既得謝君之所表章則當世執筆之士豈無為之采錄收附於國史者哉其傳固在是矣余與孝子之子莊友嘗獲拜之氣貌藹然孝義人也且聞長者言其行甚熟與謝君所錄無異詞故識以信其說庶他日書者或有可徵焉

書博雞者事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囑守即誣守納已賅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邀于市眾知有為曰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

臂耶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雞者直前猝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築其馬麾眾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僅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遂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眾以去來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駁之馳白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

第門猝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蟻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曰告眾曰是足以報使君未耶眾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曰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

博雜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鑿之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楊孟汲字說

梁溪楊氏子名長孺曰從余遊請有以字之余曰西漢之士字長孺者二人焉韓大夫安國汲內史黯也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之為人故自名相如今子以是名其為慕安國耶慕黯耶雖然二人者皆名臣吾將言其行事之得失而子擇之可乎史傳安國之事

說梁孝王與諫馬邑之計亦可謂賢矣然以行金而得為大司農論魏其武安之事而無所別白吾於是有所憮哉若黯之忠直好諫責武帝不能效唐虞駕張湯不可為公卿使天子憚而禮之淮南王謀逆數年畏黯一人而不敢發有古杜稷臣之風子欲取於二人則舍黯其可哉且子之性直而行潔學黯為近易宜字曰孟汲則皆知子之為慕黯而非慕安國者矣夫今之人好美名自侈吾常病之子欲以古人為師若願學而不可及者庶乎得命名之義矣苟於黯如軼者之於的行者之於家不至不已則可謂善學古

人者矣嗚呼子誠善學雖聖賢不難至而况於黠乎

登江懶漁說

暨陽之江有隱君子嘗漁其上朝不緡夕不畧汎景
逐波漫、以嬉人見其不事其業曰名曰懶漁衆漁
每得魚而返集于浦渚之間炊鮮澆清飲唱為樂視
彼獨杼然則相與笑之且讓之曰夫農不勤則飢商
不勤則匱百工不勤則無以成其器今我皆自力爾
獨于逸我皆率常爾獨用荒不勞爾躬不勗爾志則
何以厚爾利乎懶漁曰吾終日漁而子以為未嘗漁
惑哉詩書吾漁之具也群聖人之學吾漁之地也義

理之潛道德之腴吾漁之所得也吾漁視子亦大矣
何名為懶乎衆漁慚而退高子聞之曰此善漁也世
之習常務得而不知大人之事者其衆漁之徒哉

脩忠佑祠疏

磅礴扶輿靈氣特鍾於章貢昭明烜赫神蹤寔肇於
羸秦彌雖著於江東祀已傳於吳下累朝褒顯每加
典冊之崇萬姓祈古必協著龜之應自兵戎之充斥
致祠宇之摧傾思將斲木而庀工湏假揮金而相後
美哉輪美哉與事固待於人為俾爾熾俾爾昌福必
膺於神貺勝緣可集盛事毋隳

城南草堂疏

心遠道人何彦文年老未有居室將築草堂
練圻城南求好事者指已金以相其役疏曰
郝參軍能為安道買山史嘗見美王錄事不資少陵
築堂詩已遭嗔非逢有力之人曷濟無家之客何彦文
者伎通聲律名著江湖蚤嘗為落魄之游晚未得棲
遲之所漂流屢徙歎一枝夜月之烏銜伏深藏愧三
窟秋風之兔今必用縛茅作屋奈未能指石為金欲
令此老之婆娑須藉諸君之慷慨畧加舉手便可容
身心遠地自偏已疑成茲小隱曲高和絕寡尚當為

爾長歌幸得安居敢忘廣庇

薦亡將齋榜

人鬼之常猶一晝而一夜聖凡之隔乃九天而九泉
故大道開起幽拔帶之門使群迷得出安歸真之路
發金錄瓊書之祕降羽幢玉節之光欲薦爾忠竟必
資吾法力虎頭有相雖稱介冑之雄馬草無叢未返
衣冠之塋恐墮重陰之苦趣故推

太上之慈息照以破闇之燈濟以度迷之筏使爾聞
妙音而頓解憑浩氣以高昇雨濕天陰不復煩冤於
曠野雲舒霞卷佇看極樂於崇霄永離黑海之波即

往朱陵之府

墓誌八篇

元故婺州路蘭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誌銘

君諱松字松岩姓胡氏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贈
太師秦國公謚文恭九世孫也曾祖諱柔國子司業
祖諱聰直顯謨閣淮南節度計議官考諱應炎直祕
閣常州節度判官君生甫期元兵渡江墮常祕閣君
死之兵且屠城祖母陳夫人先襁君出避吳中以免
既長歸鄉里以推擇為吏應宜興崑山常熟三州在
常熟時民有為富人曹氏養子者嘗被譴潛歸其父

目匿之得腐死人溝中佯哭曰吾兒也即詣曹曰爾
何殺吾兒賄謝弗厭訟于州君從州判官往視屍計
未當壞而壞知非是即置弗檢而以不見屍報錄囚
使者下車詰君稽違狀君曰吾寧稽不敢枉也移讞
旁邑曹不任楚掠遂誣脈君等亦以見屍不檢受劾
獄具曹之族咸寃之重購偵獲養子始白恭定主崩
文宗自金陵入繼位殺故相回回倒刺沙命平章曹
立巡東南糾其黨授上方劍得專誅按行至常熟君
從長史送諸境民有告回回百餘人匿海渚殺猪會
飲謀為亂平章亟遣卒捕之君當承行輒請曰是詐

也願毋煩兵平章怒曰吏何用知之君曰回回不食
猪今言殺猪詎可知也不聽果往無獲一船賈胡數
人訊之蓋訟者嘗與互市負其貲不能償欲投間陷
之也遂抵訟者罪君之明察類此陞平江路吏庚午
歲吳中大飢官作飢食餓者命君與他吏一人董之
君收濟甚周且以私錢及餅餌囊負馬後施于塗旦
浙米入釜他吏伺君間輒私接其半俄晝見殍鬼群
碎之遂死君則無恙繼遷集慶當護上供物至京禮
部尚書隆安魯公見君謂曰名家裔乃久從吏役邪
欲與一二朝士知君者共薦留之不果會公拜江浙

行省參知政事遂與俱南以省銓為寧國路涇縣典
史時有制蒙古色目毆漢人南人者不得復西域派
戶數百人曰恃以為累所過掠財畜辱婦女民束手
不敢拒相驚若寇至及涇邑僚悉引避民愈恐君語
衆曰吾在若無憂也即出勞之於郊誘開佛寺中呼
其酋諭曰制言不得復毆者民爾今我天子吏也所
行者法若善去勿妄犯吾民當率酒米相餉否則知
有法爾酋愕遂嚴其衆亟去無一人敢譁君親送出
疆以歸民羅拜馬首曰微公縣幾殘矣轉備之龍游
縣娶之錄事司二典史皆有叢累資勅授將仕佐郎

信州路提控按牘兼照磨承發架閣請老不赴遂以
從仕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致其仕君子黼仕杭曰
留就養以至正十七年十月卒年八十四元配陳氏
繼配陳氏並先君歿贈宜人二子長即黼浙江鄉貢
進士汀州路儒學教授次黻以平盜功授福州路羅
源縣南灣寨巡檢君性孝友少喪母哀毀對父嘗欲
奪其田畫畀無訢色後牀父廢業君資奉之甚至邦
間稱焉為吏絕賅請守正不阿明習法律而論決多
傳以經義所至長官皆敬憚之君之歿以兵阻不克
歸塋權厝吳山萬松嶺後十五年

國朝平四方道通黼始以其月某日遷祔晉陵先塋
之次乃來乞銘實洪武四年也惟胡氏自太師以儒
貴為宋名臣其後子孫登侍從方伯焜耀史冊者以
十數可謂盛矣至君懷抱利器宜光大其先業而困
鬱下僚卒老以死非命也夫然君不以位卑自屈能
盡心所職使表著如此足以貽示永久是不可以無
銘、曰君仕弗昌君材則良繫君名之長

陳夫人許氏墓誌銘

夫人世為金陵溧陽人姓許氏諱清密歸為同邑陳
君諱德輝之妻陳君以醫名為元御診大醫年三十

五卒于燕夫人迎其喪還塋邑之舉福鄉大石山之
原即自勤苦持家以育幼孤視婦嬖之女與已女均
皆躬為櫛沐及教以女事不懈鄉里稱賢焉子世能
吏吳奉夫人來居年七十五以疾卒實元至正十七
年也遭時多菜克歸塋

國朝洪武六年世能方主邳州睢寧簿始謁告啓其
殯于吳以是年三月某日合塋於御醫君之墓有女
三人淋安適李某淋寧適趙某淋貞適李某皆溧陽
士族男一人主簿也銘曰

倚夫人著淋德中嫠居動守則子成名維教力卒有

年塋始克從良人合兆域期永貽志斯刻

陳希文墓誌銘

吳有良醫師曰陳希文其治業甚精其起疾甚衆其
中心甚樂易其待物甚恕而恭其事親甚孝其撫宗
姓寡弱甚有恩其為人如此故其卒鄉里耄稚莫不
歎悼焉其塋也齊人高啓為之序而系以銘陳氏先
為溧陽人君祖諱桂發元授平江路官醫提領仕已
吳人利其醫不欲使去遂留家焉考諱德華君諱世
成彌清遠處士希文字也年六十七以洪武六年十
二月丙辰卒以是月辛酉塋吳縣太平鄉梅灣之原

配宗氏子男三人長祖義先卒次祖善次統女三人
長適郎潛次適顧遵禮次幼孫男四人蒙豫觀泰銘
曰以醫惠物澤已久用善提躬德彌厚年幾七十非
不壽有子世業紹厥後歸全斯在尚奚咎

葛仲正墓誌銘

葛君諱正蒙字仲正為人厚重有長者風其先自汴
徙吳世以鑿鳴至君而令聞益著每旦迎療者填戶
外至不能容屨君有與應視惟謹不問能報否率與
善藥其子姪甥婚與弟子從君為醫者人輒曰是葛
君所傳也爭致之年七十二以洪武六年十二月癸

亥卒曾祖諱從豫祖諱揚辰皆弗仕考諱應澤元授
平江路官醫提領室周氏子男二人曰復曰恭女二
人適郁潛金權孫男二人旭繼明年正月己巳復奉
君柩塋於長洲縣武丘鄉洞涇之原請銘于齊人高
啓銘曰彼阜斯崇窾乎其中有君葛翁壽樂以終維
拯疾之功後人尚豐

明故高均彰墓誌銘

吳郡高均彰以洪武五年八月丁亥卒以九月丙午
卜吳縣大平鄉梅灣村之原以塋其從弟前史官啓
既哭之復為銘納壙中君諱彰簡率寡嗜於嚴利得

喪不戚、計慮日從昆弟親友酣飲以為娛性復好
直人有過輒面攻之衆知其無他腸弗怨也年五十
有九祖諱鑑考諱震皆有潛德配姚氏無子一女寧
適郡人陳彥夫以君之賢生雖不能致豐榮然亦未
嘗有一毫困辱不可謂不幸也銘曰雖寡求故不憂
卒全而歸在斯丘嗚呼吾兄又何尤

故韓仲達墓誌銘

君蘇州吳縣人姓韓氏諱敏道仲達字也生元世嘗
得推擇為吏歷常之無錫蘇之吳江二州提控案牘
性寬厚不挾計數時吏相習為文深君議曹事獨平

恕有長者風家無厚祿客至輒擊牲命酌以相驩視
螿匱弗計晚得足疾有以酒為壽者亦杖而從之談
噉酣暢不少衰其樂易盖如此年六十而卒實

國朝洪武五年二月某日也祖諱某考諱某皆不仕
配陳氏先十四年卒繼配連氏一子焯為西安都指
揮使司經歷七女長而嫁者五人餘幼孫男侗君卒
之六月經應始聞計歸十是年九月某日塋君於某
鄉某地之原乃來乞銘余向為史屬時經應方在宥
府悞數相遇焉盖知其才器能大韓宗者豈非君為
吏之善天之報施不於其躬而將於其子耶銘曰

文不刻深吏之賢胡仕弗崇壽靡延厥報在嗣天罔
愆將俾昌熾耀尔先我庸作銘慰九泉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太夫人行述授勃海高啓
曰吾妣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
左今始得地於吾里黃岡湖東某山之原將以其年
某月某日而塋子為我志而銘之公昔掌

國史啓嘗為其屬今又居公之野辱以先銘是屬不
敢當然亦不敢辭也按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人宋
彈壓官諱時慤之孫女諱某號俊齋之女同邑隱君

子碧崖魏先生諱雲瑞之妻也夫人生而穎異七歲
能誦曲禮內則曹大家女訓十歲共女事無闕既長
歸先生先生故名世家世儒履行高潔夫人相之稱賢
配焉居母姑之喪皆過哀蔬食終三年待內外親族
無異意先生嘗遊齊安遇疾卒於邸有子三人法孫
已孫虎孫初聞計將遣法孫迎喪或曰江多蛟龍性
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哭喻法孫曰
是將陷吾母子於大庾也爾忍而父為灰燼乎亟往
母有憚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迄渡風浪帖然喪既
還或又曰柩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

使何適哉苟有弗利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
夫子地下足矣即惟正堂奉安旦夕哭臨逮塋毀瘁
幾不能為生嘗謂諸子曰不幸門戶凋落汝父汝伯
相繼歿若曹尚誰賴哉宜力學善自立大汝家以慰
老人之望毋使里中見嬉也子皆承教惟謹先生庶
毋羅氏性素嚴踰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無忤疾
則侍粥藥歿則營喪塋皆必誠焉已孫既娶久未有
胤夫人曰吾老矣獨不得一抱孫也禱于先寔紫衣
人種粟舍垣下告曰此萌也為他日興植汝門之本
覺曰語已孫曰汝有子祥也既而果生男夫人喜曰

神不我誣遂以粟名嘗得眩疾既間曰吾度不能久
處世間矣命昇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此中無隙則
佳耳又命新婦取衣衾當斂者縣之椁餘悉散諸親
愛除夕家人進樹酒夫人起居尚無恙元旦坐堂上
親戚為壽畢曰我明日逝矣為我謝某謝某翌日沐
浴更衣坐呼已孫等謂曰吾年七十六壽亦足矣死
自吾順汝曹勿踰慟亂我聽使我得好去也語已遂
殂實元至正十年正月二十日也法孫早世虎孫仕
元為岳州路儒學正平江州楊柳灣茶司提領亦先
卒已孫今名觀即公也仕

國朝應太常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今官嗚呼
夫人貞孝慈睦其賢卓著如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
於聽言之惑臨終不亂則又士君子識義理者或有
所未能而夫人能之豈非難哉雖生不及見子之貴
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際
聖朝爵三品當得褒贈之命象首錦囊以光貴於窀
穸又能追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憾焉銘曰
維君子孀貞以提身能教其孤為今名臣卒既有年
始歸斯阡時虞未遑豈曰緩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
永固以安夫人之祇

丁志恭墓誌銘

洪武六年西月余聞志恭得暴疾臥江上扁舟往視
之志恭握余手歔歔不自勝仰曰先生自天而下耶
明日疾革余撫謂之曰子嘗求贈詩吾未暇為今如
有不可諱當為悼詩葬且當為銘志恭已昏不知人
復張目舉手作謝且別狀時其母及家人親舊環床
立見之莫不掩面泣下又明日乃卒余既賦五言一
章哭之將塋其兄志剛來以請銘余曰吾忍銘志恭
耶然言不可食也乃序而銘之志恭吳人諱儼姓丁
氏風度清美學書有楷法嘗游吳越汴洛之都名卿

碩士咸賞愛之年雖少不喜嚴利芬華事歸處郊野
以賦詩彈琴自娛與人交姻款有情義而於余尤相
親敬者也年三十一以是月六日卒以十二月六日
葬吳縣太平鄉梅灣之原其先世為吳人曾祖諱震
祖諱有慶皆弗耀考諱讓主河南永寧簿妻袁氏男
二人原顯八歲原亨志恭陵五月而生嗚呼余觀志
恭平居競慎不敢妄有所為惟恐禍之及己所以自
愛其生何如也然竟以疾天使世之肆者得共非笑
謂徒謹無益也不知志恭之死者命也不幸也命故
無悔不幸故君子哀之夫人之死能無所悔而又有

君子哀之則亦庶矣乎是不可以無銘、曰
變彼婦兮與兒矧昆賢兮母之慈子忍舍兮去茲又
返顧我兮友私駟方驚兮倏止斯非夫天兮孰使之
哀哉奈何兮慰以銘詩

哀辭一篇

王仲庶哀辭

仲庶少習春秋經欲舉進士負其氣不肖就尺度將
棄去北遊燕趙之間會兵變且嬰疾遂家居治田業
不復言仕事有所感則發為歌詩辭抗音激讀者知
其有志非甘遂泯、者性簡曠無矯飾與人交不易

為疎密余居鄉里初識之不甚覺其賢後出接時輩見中險外夷朝合夕叛者不可勝數而仲廉泊然十載如一日然後深嘆其賢知世之不多有也至正二十六年六月三日仲廉舊疾作卒於家壽止三十五余初聞其病草馳視之尚有微息就榻撫呼不復應乃絕余既哭而退為計於嘗所來往者相與賻祭如禮其所親有謂余者曰仲廉於昆弟最少而孝毋侍以為安嘗曰是兒在吾後事無憂者不意其先亡也又曰仲廉有兒幼方易箒傳毋招侍側顧麾使去若不忍見者余聞之復為之出涕夫士有鬱而不耀又

招篤廢之疾罹天札之禍親老而不能終其養子生而不能待其長此古今之凶極甚可哀者而吾仲廉丁之豈非命哉然獨念仲廉無子時則以為憂既有子而喜喜未幾而身歿咸謂禍福倚伏不可知天初皆無意人之所值適然耳余則以為不然仲廉後願子立者久嘗自分其亂絕矣然忽有是兒豈天哀其將亡而遺之嗣所謂善人之報恒不於其躬而於其後耶余嘗見其眉目秀發非凡兒長必有成者而謂茫茫然者果無意乎仲廉之鄉里行事太原土君行已為識於墓乃復為之辭以寓吾哀其辭曰嗟嗟仲

廉慎其儀兮早翔藝林并我巍子誓將遐觀挾奧奇
兮洪河洶前長楫維兮通盤蕩邛以自怡子匪時逸
收弗賈知子摩鷲以爭連峻嶽兮子獨正執坦而馳
兮胡叔且嘉不受禔子窮病短折具任之子母哀敷
敷老莫子支衆涕助流若縷縻兮單嬰在哺詎識悲
兮襁其文褊被素纁兮芳華未敷忽稿姜兮修翰未
騫竟離披兮志長運窮天實為子我失友生將尤誰
子方觀倏背歡戚移子冥漠無垠逝難追子埋蒿姜
塵囿之垂兮已乎已乎歸何期兮

高太史扣舷集附

後學周立編集

念奴嬌自述

榮勳萬里咲書生骨相有誰曾許壯志平生還自負
羞比紛兒女酒發雄談劍增奇氣詩吐驚人語風
雲無便未容黃鵠輕舉何事匹馬塵埃東西南
北十載猶羈旅只恐陳登容易咲負却故園雞黍笛
裏關山樽前日月回首空凝佇吾今未老不須清淚
如雨

疎簾淡月 秋柳

殘結恨結是弱舞初闌困眠纔歇綠少黃多錯認早
者時節西風也送誰離別斷長條似人攀折謾思曾
見燕邊分翠馬頭吹雪
君莫問南宮漢閣總寒
烟細雨曉風殘月不帶流鶯却帶斷蟬悲咽老來腸
緒應愁絕江南橫管吹切莫欺憔悴明年依舊萬陰
成列

石州慢春思

落了辛夷風雨頰催庭院瀟灑春來長恁樂章懶按
酒籌慵把辭鶯謝燕十年夢對青樓情隨柳絮猶紫
惹難覓舊知音把琴心重寫
妖冶憶曾攜手鬪

草闌邊買花簾下看鹿盧低轉秋千高打如今何處
愁來也
愁來也

眉撫夫差女瓊姬墓

悵紅蘭採罷白苧歌殘竟斷舊宮路長夜泉臺冷拜
誰把雲屏月帳遮護
細車不度正館娃荆棘多露想
還有舊日吹簫侶共來往烟霧
城郭江山如故
自國亡家破今幾朝暮水邊花下黃昏後誰逢環珮
微步恨多莫訴任玉釵雙燕埋土待相約吳娃寒食
到此澆墓

水龍吟 畫紅竹

淇園丹鳳飛來幾時留得來
差翼蕭聲吹斷彩雲忽
墮碧雲猶隔想是湘靈淚彈多
處血痕都積看蕭疎
瘦影隔簾欲動應似落花狼籍
莫道清高也俗
再相逢子猷還惜此君未老
歲寒猶有少年顏色誰
把珊瑚和烟換去琅玕千尺
細看來不是天工却是
那春風筆

天仙子 懷舊

憶共當年遊冶伴
夢聽秦娥青玉案
瑣窗春曉酒初醒
鶯也喚人也喚不問誰家花惜看
舊事那知

回首換畫舫空閒楊柳岸
相思日暮隔梁園
山一半水一半望眼別腸齊欲斷

一翦梅 閒居

竹門茅屋檜籬笆
道似田家又似山家
敲披鷓鴣袖岸
烏紗看過黃花
待看梅花
晚時飲酒早時茶
風也由他雨也由他
從來不會治生涯
誰與此、天與此

玉漏遲

夕陽無限好
凭闌却怨昏鴉
歸早一片寒烟鎖
幾家臺沼料想青山
笑我自亂後遊駝
不到憔悴了將

軍故柳王孫芳草
寂寞楚舞吳調歎轉眼前歡
水空雲杳試問天涯故人近來應老只為微知世故
比別箇倍添煩惱須信道人生稱心時少

多麗 平七姐

倩嫦娥呼天試問如何向人間生成尤物等閒又把
消磨揉群花亂飄塵土豎聯碎擲烟波漫說無雙
傾城曾數八人少箇六人多一般樣細腰裊、高髻
峩、奈干戈送上艷曲忽翻做悵中歌忍教受
項纏素帛渾忘記臂結紅羅翠被都閒玉鈿盡落
遊應去馬嵬坡誰能發香相解看怕肉尚溫
和堪腸

斷空樓月落樓院春過

謁金門 渡江

風沾、江與暮天相接欲闢白鷗飛得捷兩童搖兩
楫 試解袷羅香摺秋似綠荷先怯收拾詩愁都
在篋比山多巽疊

倦尋芳 曉雞

喚回好夢呼起閒愁何處呷啞叶得霜飛早似成樓
梅角征鐸車前都已動朝衣燈下應初着最忽、念
帳中驚聽送郎行却 問何事不能緘口催得人
間許多離索我厭功名怕候曉關開鑰但戀五更衾

枕煖不知千里程途惡且高眠任窓月被他暗落

大常引丁校理邀觀杖失期不赴

幾時相約畫樓中同賞小枝紅尊酒太匆、剛少个
風流醉翁 歌聲已遠夢魂初斷無分見春風不
見尚愁濃若見後愁添萬重

賀新郎 喜徐卿遠訪

人事浮雲變為如何忽然而別偶然而見今古這些
離合夢多少酒愁詩怨君共我任隨蓬轉當見望窮
天際眼却今宵看熟燈前面談笑處兩忘倦 淮
鄉楚澤知遊徧問江南歸時誰有故家庭院拂了征

衫舊塵土再整賞筇吟卷隨處裏山留水戀作个東
坡來往友算平生富貴非吾願舉此酒祝長健

昭君怨 催梅

試問南枝何故未肯將春全露意欲吐些香且商量
雖是花中最早更放早開尤好火急報花知要

題詩

沁園春 寄內兄周思詎

憶昔初逢意氣相期一何壯我擬獻三千牘叫開漢
關躡一雙驕走上燕臺我勸君酬君歌我舞天地殊
狂兩秀才驚回首謾十年風月四海塵埃 摩挲

舊劍生苔歎同掩衡門盡草萊
視黃金百鎰已隨手去素絲幾縷欲上頭來
莫厭栖、但存耿、得失區區何足哀
心惟願長對尊中酒滿樹上花開

木蘭花慢過城東廢第

正春來夢好春忽去怎留將
早月墜箏樓塵生戟戶草滿毬場
美人盡為黃壤恨溫柔難把作家鄉
桃李一番狼籍燕鶯幾許淒涼
虛言地久天長回首已斜陽
笑只為當年多此歡樂少个思量
不見門前繫馬有栖鴉
獨占垂楊試問朝來過客誰人
肯為悲傷

清平樂

夜坐

新詩吟罷兀坐寒窓下
寂寞家中如客舍
風雨江南今夜
侍兒勸我深杯好懷恰待舒開
叵奈燈前過廌一敲又送秋來

憶秦娥

感歎

功名驟時人嘆我真迂
繆真迂繆不能進
取幾年落後一場翻覆
難收救布衣惟我還如舊
還如舊思量前事是天成就

酹江月

遣愁

問愁何似、掃除不盡無根狂絮
應是羈懷難着盡

散入江雲江樹夜雨心頭秋風鬢脚總是相尋處重
門雖掩幾曾障得他住 難學盧女情腸江淹庾
信空賦淒涼句偏要相欺間裏客端的此情難怨見
月還悲逢花也惱對酒方無慮他來休怕但教能遣
他去

沁園春 鴈

木落時來花發時歸一年又年記南樓望信夕陽簾
外西窓驚夢夜雨燈前馬月書斜戰霜陣整橫破滿
湘萬里天風吹斷見兩三低去侶落筆絃 相呼
共宿寒烟想只在蘆花淺水邊恨鳴 戍角忽催飛

起悠、漁大長照愁眠隴塞間閑江湖冷落莫戀遺
糧猶在田須高舉教七人空慕雲海茫然

行鄉子 芙蓉

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鴈來時節寒
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 蘭舟不採寂
寞橫塘強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恨月
漾、人杳、水茫、

滿江紅 客館對雪

古硯生冰衾潑水酒醒寒切窓竹裏似風非雨蕭颯
騷屑歌枕夜聽孤館靜開門曉看千山索問人間何

處是乾坤無分別
茅店外青旗折畫閣上朱簾
揭憶少年疎狂偏在探梅時節深悵酒卮歌宛轉小
爐茶椀詩清絕歎如今歲晚客天涯人離別

如夢令 寒夜

蕙火紅銷金鼎鴉樹不驚風靜多事月明來照出小
窓孤影宵永宵永鐵做梅花愁冷

醉江月 送金吾石將軍赴鄧州守

虎頭猿臂問立切何處風塵邊障身帶寶刀歸宿衛
人識金吾名將鏡吹聲中旌旗影裏慎識翠輿行仗
周廬直罷建章幾度雞唱
君恩特念勲勞鳳銜

新詔忽墮丹青上官在臥龍人隱處看繞郡白雲青
嶂莫射雙鷗好乘五馬試問野人無恙梅花江路送
行何用惆悵

卜筭子 京師早起

窓燈漸、昏樓鼓頻、打不是寒宵不肯明想是鄰
雞啞
水生半井泉霜散千家瓦強起披衣逐早
朝門外聞珂馬

卜筭子 有懷

帶得片情來留下多愁去不繫羅裙帶上詩知向誰
家住
離程渺、山別意重、樹須信江東日暮

雲自古相思處

江神子 江上偶見

夫容裙袂最宜秋柳邊頭自撐舟一道眼波斜共晚
波流驀地逢人回首嘆不識恨却知羞 夕陽猶
在水西樓慢歸休欲相留教唱鬻 月子照湖州不
怕鴛鴦驚起了怕江上有人愁

天仙子 秋夜客中

炙了青燈初掩帳曰壁蛩鳴催旅况瀟、索、雨兒
來梧葉上柳葉上兩處秋聲愁一樣此夜江雲迷疊
嶂好夢欲歸難倚仗已涼未冷惱人天眠一餉坐一

餉白髮明朝應幾丈

清平樂 春晚

看花過了剩得春多少新綠滿園庭院悄鳥啄櫻桃
紅小 夢隨蝴蝶東家覺來空掩琵琶不見侍兒
纖手自籠紗帽煎茶

摸魚兒 自適

近年稍諳時事傍人休嘆頭縮賭棊幾局輸贏注正
似世情翻覆思算孰向前去不如退後無羞辱三般
檢束莫恃微才莫誇高論莫趁間追逐 雖都道
富貴人之所欲天曾付幾多福倘來入手還須做底

用看人眉目聊自足見放着有田可種有書堪讀村
醪且漉這後段行藏從天發付何須問龜卜

水調歌頭謝惠酒

書夢驚起雞叫闌喙是誰扣我門戶道是麴生來
今日江頭風雨生怕詩人岑寂特地到寒齋一見即
傾倒咲口為頻開洗愁空催白就挽春回不憂
席帽衝冷便欲去尋梅却咲盧仝何苦偶得酪奴相
過也擬上蓬萊此味正不淺看我玉山頽

鷓鴣天秋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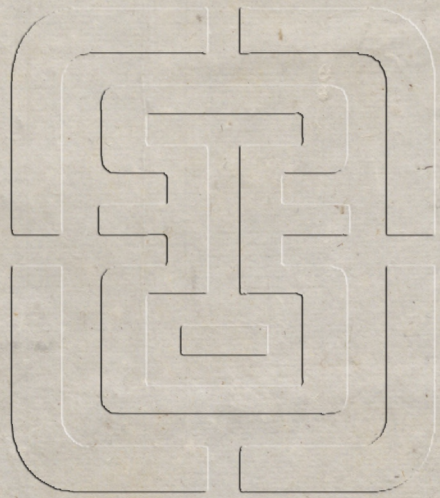
鼓勤江城一鷹秋夕陽山色滿長洲十年舊事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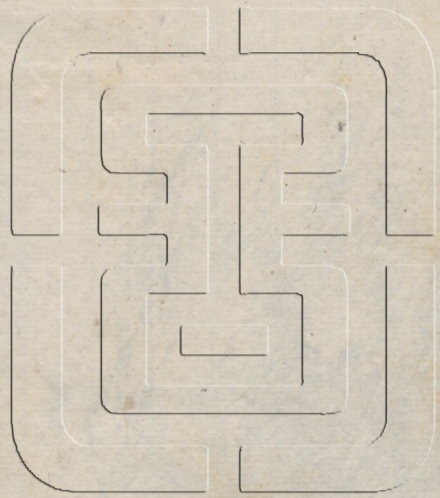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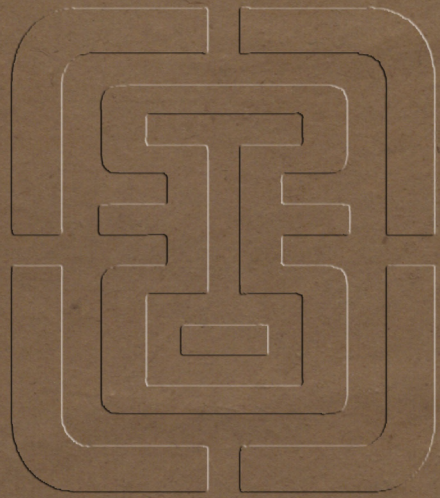
夢半箇新詩總是愁

書咄、歎休、文君咲典

鷓鴣裘不如俠少渾無賴醉殺東家燕子樓

高太史扣舷集終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appears to b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possibly including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